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游牧长城(下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游牧长城(下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游太保山记	(1)
散文短章 (四则)	(9)
游牧长城	(19)
离别西海固	(113)
放浪于幻路	(127)
致先生书	(143)
天道立秋	(152)
岁末的总结	(157)
莫合烟，五里雾	(169)
天圆地方	(179)
狗·鸟·马	(200)
走西口 (外五章)	(211)
今朝有酒	(238)
写给我插队的朋友 (四则)	(249)
江南吟	(261)
我的船长	(272)
井	(281)



游牧长城

老汪	(286)
我和福仔	(29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09)
扶桑三记	(318)
在荷兰读梵·高	(327)
崩霆琴	(339)
天涯观海	(348)
古樟二重奏	(359)
笑的遗产	(364)
拜访秦香莲	(373)
出门在外	(384)
真的听到了《国际歌》（外一篇）	(395)
修女海滩	(401)
洪门歌者	(408)
笔记三则	(423)
马之魂	(434)
解读节气	(446)
我的红卫兵梦	(458)
敦煌三记	(476)
从西宁的街道上走过（外一篇）	(487)
心祭	(505)
龙虎山记	(514)



苍洱纪历	(521)
西关大街	(529)
红林问语	(536)
寂寞上林湖（外二篇）	(542)
孤独黄崖关	(547)
景山放思	(553)
随笔三章	(560)



井

高洪波

中国字里，顶数“井”字可爱，它一本正经，规规矩矩，两横两竖，搭成了一个深沉幽暗含蓄异常的象形字——井。

我之所以认定“井”字有特点，出于两件记忆中的往事。第一件是童年印象，故乡井多，且深，大多是平地深挖下去，一直挖到地下水渗出为止。讲究的，把井的四周用青砖砌一圈；不讲究的，就是那么一个直立着的深坑而已，只要井底有水就足够了。我家的后园里有一口深井，我常偷偷趴到井边听地下的神秘声音，因为奶奶曾认真告诉过我：井底下住着另一世界的人，他们东邻西舍还常常互借东西，如借把笤帚什么的。

我趴在井边时是异常紧张的，一怕掉进井里，我想象过自己掉进井的滋味，凉凉的，闷闷的，头上一点点蓝天，看一眼之后，就慢慢地沉下去，沉下去，沉到另一个世界；第二怕的是井是的生物，例如水蛇、青蛙之



游牧长城

类的生命，我认为它们存身在幽暗的井里，肯定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有一次我还真的瞧见了一条小蛇，它在井里游动，三角形的小脑袋一探一探，仿佛向我示意，更象是示威。我吓得不轻，为井里这条小生命的存在，几次匍匐到井边，它都是那种傲岸的姿态，最后激怒了我，找到几块砖头，站在两米远的地方向井里投掷，几声“扑通”，一切归于沉寂，我没敢再向井里探头，远远逃了开去。自此之后，我不想也不敢再到井边探险，我怕那小蛇的报复。

故乡平原的井，朴实、简易，一桶一绳，足以使井们奉献出自己的甘泉，有时连绳子都不须用，挑水的扁担钩上水桶，沉到井里一摆一荡，水就满满地拎上来，由此可见故乡的井实在不算深，我在童年里感觉到的深井，只不过是儿童时代的一种无名恐惧而已。

深井毕竟是有的。

我见到的深井在云南陆良县，那里的井深，井栏也讲究。大多是青石砌就，还雕有花纹，由于年代久远，石井栏的内圈凹出一道又一道井绳勒出的槽，石槽光滑玉润，摸上去手感极佳，象代代先民们不经意间雕出的流线，我相信每道凹线里都刻着美妙的故事，挑水汉子和买水姑娘间的有趣味的故事，只不过石井栏固执，石



井栏保守，不肯轻易泄露罢了。

云南小城陆良的深井，深沉古朴，让一切北方佬儿看了之后想入非非。正是这井这水，给我留下了另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

都是因为一只水桶！

为捞这只落入深井的水桶，我的三位战友丧生，想来真真不可思议！

发生这桩事时毫无征兆，连小水蛇都没有一条！我们全连驻在小学校里，正值黄昏时节，大伙凑到一眼水井边上，想打点水冲凉。可是我们没有吊桶，只好试着用背包绳打水；背包绳细且软，拴在绳上的炊具桶不听使唤，正无奈间，来了一位大娘挑水，她微微一笑，把吊桶慷慨地借给我的战友们，水，自然乖乖地从井里流到士兵的脸盆里，流成一曲和谐的军民之歌。

可是突然出了岔子：由于拎水太多，吊桶不堪重负，一下子挣脱井绳，跌入了深井里。

桶是老百姓的，要拥军爱民，没别的话说，赶快捞。

井太深，竹竿够不着；先是一个战士腰拴两根背包绳吊入井内去捞桶，一进去就没上来。另一位去救，也是一放进井里就没了动静。第三位慌了神，赶快去喊连长指导员，连长身先士卒亲自下井，结果刚进井就人事



游牧长城

不省，吊上来，再换一名强壮的士兵下去，这小伙子同样晕在井里，绳子从腰间滑落，三个人一起沉入到可怕的幽暗里。

醒来的连长发怒了，命令排成队一个接一个下去救人，哪怕把这口怪井填满也在所不惜！还是指导员冷静，制止了连长的冲动，十万火急搬救兵，请来师部防化连的专家们，他们戴好防毒面具沉入井内，总算捞起了三个小伙子，还有那只该死的桶！

三个士兵牺牲了。

这件事惊动了军区卫生部长，一位红军老战士，他恰巧在我们部队蹲点，事后他告诉我们，说那井里有一股游移性毒气，极罕见，可偏偏让你们碰上了。

一只吊桶与三名战士的生命形成巨大的反差，士兵们勇敢、无知加上真诚的助人为乐，使团政治处的新闻干事产生强烈的报道欲望，他专程赶到省城，向军区的《国防战士报》负责人汇报，想写成一篇大型通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景式报告文学”。军区报社的大秀才跟我们这位小秀才一聊，也受了感染，便随他一块儿下到我们团里采访。找到吊桶的主人、那位老大娘交流思想时，不料想她竟远远地躲了开去。再向有关方面了解，才知道这位大娘出身上中农，成份高了点。正因为她这可恶的上中农成份，使我们一篇大型通讯砸了锅。



没把两位秀才的肠子悔青了。

那口井好一阵没人去打水，想想看，三位大兵的英灵留在了井里加上四处乱逛的什么有毒气体，谁敢再去打水？

不过我的三位战友都享受了烈士的光荣称号，其中一位姓田，是贵州籍的苗族战士，人很清秀腼腆，一说话就脸红，他是第一名牺牲者。

听说凯撒大帝在被暗杀前夕，有人问他哪种死法最好，他说：“要最仓猝迅速的。”以凯撒的死亡标准来衡量我那三位战友的牺牲，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1990 . 7 北京 B 斋



老 汪

——军营琐忆

高洪波

老汪是军营里顶出名的一条好汉。我认识他时，他很年轻，我比他更年轻，可我们彼此见面都极恭敬地以一个“老”字冠称，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老汪的出名在于他的强壮。军营里那时无战事，唯一能渲泄精力的所在是球场。老汪在篮球场上是前锋、足球场上是后卫，一副门板似的身胚，使他名声大震。

我对体育运动中凡以身体直接接触的项目均不在行，退避三舍，盖因于当时瘦弱，体形类似竹竿。但对乒乓球排球羽毛球等有网隔开搏斗双方的运动十分精通，这种精通正好弥补了老汪的不足，所以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军营里的好朋友，不需要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忍屈伸等条件，也不必感时伤世慨当以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能凑在一处“吹牛”而又不去互相揭发就足矣



了。当然，开一两听罐头，买一两瓶白酒的普通程序还是要履行的。因为那时还没盛行“侃大山”，或者说只是有点点“侃苗”而已，嘴巴淡出鸟来，光侃也实在对不起自己。

老汪是参谋，正牌的军官。我是战士，小小放映员。可我们相见恨晚，总能在茶余饭后找到可心的话题。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老汪谈得兴起，让我摸摸他的脑袋共有几处伤疤，这种友谊和信赖委实把我感动坏了。我便随手摸去，结果很让我吃惊：老汪的后脑勺上有四五处坑坑凹凹的地方。

老汪看效果不错，又撩起额发让我细看，敢情他脑门上也有两道伤痕，淡淡的，为黑发遮掩，不仔细还真看不出。他又指着眉骨和鼻梁，手指之处，温柔之极，我一看：眉骨与鼻梁竟也隐着伤痕，只不过手术高超发现不了。

老汪看出我的景仰之心，遂将各处伤疤的由来一一道出。后脑勺系被某顽童领袖所袭击，当时斗殴者比例为三比二，老汪以少胜多，回味无穷；眉骨乃另一次斗殴所伤，自己在鲜血糊住眼睛的情况下如何勇猛，老汪忆及少年豪事，手舞足蹈；唯道及鼻梁上的伤疤时，老汪含糊其辞，我估计这是他的一次走麦城了，便知趣地没有追问下去。



游牧长城

军官老汪在孩童时期原来有恁多威武雄壮的故事，这头上的累累伤痕，每一个都记载着他童年的辉煌。最后老汪承认道，自己参军时母校敲锣打鼓地欢送，街道父老奔走相庆，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与我吹牛聊天时的军官老汪，操一口地道的云南话，鼻音浓重，质朴憨厚。令人无法想到他当年竟是称霸一方的顽劣少年。可见军营这一特殊环境，确能改变人的性格。

于是，老汪在我心目中愈加高大起来。我当时在广播室工作，翻些库房积压的破烂，找出一摞“四旧”唱片，内中有袁世海的《除三害》，便时常偷偷欣赏。道白唱词我都不太明白，至少不象听鸠山审讯李玉和那么过瘾，老汪，摇头晃脑地充内行。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阵子，我觉得老汪简直就是周处一样的大英雄。

然而老汪还是犯了错误，这错误说不出口，至少不应该犯在老汪身上。

这已经是好几年之后了。我也由士兵升为排长，并在一个炎热的夏季率领部队到农场垦荒。我们的任务很艰苦，也很残酷，说穿了，我们的任务是伐木毁林。

森林很茂密，蓊郁可人。粗的有两抱，细的如碗口，我们用斧、锯、镐、锹等斩伐着它们，最后嫌进度



太慢，动用了炸药。一炮一棵树，硝烟腾空而起，大树就晃动着伟岸的身躯仆倒，树根发出噼噼剥剥的巨响，泥土也随之裸露。那泥土鲜红，象血。

一天早上，刚出工。小路上响起摩托车的噪音，从车斗跳出一个高个子军人，过去一看，是团参谋长。

他二话没说，让我坐上摩托车就走。弄得我莫名其妙，车子开到驻地，参谋长四顾无人，脸上才露出笑容，说你别紧张，只问一件事，三个月前你是否到过省城？

我点点头，承认三个月前到过省城，在一家杂志社帮忙看稿。

参谋长又一乐，问道：“你是否在某一天中午找过老汪而他没让你进屋？”

我猛然想起老汪这件极不够朋友的事，记得当时我错过了午饭，知道他不久前刚探亲返回省城，跟着感觉走到一处前，就放声大叫。也真巧，三声过后，对面一处房子里有了动静，有人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再过一会儿，门开了。我的朋友老汪门板样的身胚闪出来，他脸色潮红，呐呐地，淡淡地说了两句话，丝毫没有请我进家的意思。

我一时语塞，来前许多快活的想象，被老汪的冷淡浇得七零八落。呐呐地，淡淡地，陡然体味到尴尬的滋



游牧长城

味儿。

我问道：“病了吗？”挺矫情的。

老汪答：“嗯，感冒了，发烧。”他却不拿正眼瞅我。

我没有勇气再提吃饭的事，敢情人的友谊得有环境地点气氛烘托。逃跑似的，我饿着肚子离开了老汪。

难道老汪正巧干着什么坏事吗？

参谋长点点头，说你小子差点冲了老汪的美事。

原来当时老汪真的金屋藏娇，搞女人呢！由于我的到来，使他手忙脚乱。事后老汪向女方说起了我，那女子竟一时记住了。

后来这对野鸳鸯翻了脸，我成了一个结结实实，不请自来的旁证。

回到军营，我很快又见到了好汉老汪。他已经停职检查，灰灰的，因为他平时太出名，名声到此时反倒成为他的负担。见到我，老汪咧嘴一笑，没说话，眼睛却低了下来，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了。

老汪很快挨了处分，很快脱了军装，成为一名平头百姓。

只是我少了一个吹牛聊天的伙伴，一个憨厚的朋友。至今我也不明白，老汪这家伙哪来的花花肠子？我隐隐约约听说，老汪的妻子很正经很革命同时又很瘦



弱，夫妻生活不那么协调。可惜当时没这么多书摊，更没有《性心理学》、《性爱自然史》以及《如何使你的丈夫更象男人》一类妙不可言的书，否则老汪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

其实，老汪现在也不过四十岁出点头，我相信翻过人生那一道坎，凭他的憨厚质朴，凭他的踏实肯干，也凭他充沛过人的体力，准能生活得如鱼得水。

没错。



我和福仔

犁 人

给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中央电视大学”的学员上第一节课，一阵“热烈欢迎”的掌声过后，我展目小剧院般的教室，两百零七双渴望的眼睛给我送来热切、殷勤甚至有点贪婪的讯息。啊，眼前居然也有初霜的鬓角、秃了的前顶……这是历史的刻痕，这是“转机”的标志：我不禁泪眼模糊了。是的，在这济济一堂的大课堂里，我要全心全意、殚精竭虑、当仁不让地“演”个“及时雨”的角色，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也为了过去！否则，我怎么对得起祖宗和亲友，怎么对得起福仔临别时的殷殷的一瞥呢？

福仔，姓郭名桂福。据自己说，他这“桂”字，已非本字；父亲是财迷，所以我揣想那本名定是“贵福”。论据呢？正如鲁迅说的，早先的中国人大都喜欢带富贵气的字眼，何况还是个财迷的儿子呢。至于改成“桂